




# LIGHT ON SNOW

##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

[美] 安妮塔·伍瑞芙 著  
吴丹 译



# LIGHT ON SNOW

##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

（日）村上春树 著  
林文倩 译

村上春树  
MURAKAMI HARUKI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/(美)安妮塔·伍瑞芙(Shreve, A)著;  
吴丹译. —成都: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7.8  
ISBN 978-7-5411-2602-4

I.有... II.①伍... ②吴... III.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 
IV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10257号

图进字21-2007-48号

##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

[美]安妮塔·伍瑞芙 著  
吴丹 译

特约编辑	金平
责任编辑	金欣
整体设计	邹小工 李敏 柏小坡
责任校对	程于等
责任印制	喻辉
出版发行	四川出版集团(成都槐树街2号) 四川文艺出版社
电 话	(028)86259285[发行部] (028)86259303[编辑部]
邮政编码	610031
网 址	www.scwys.com
防盗版 举报电话	(028) 86697071 86697083
印 刷	成都东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7.625
字 数	181千
版 次	2007年8月第1版
印 次	2007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11-2602-4
定 价	22.00元

■ 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  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  
电话:(028)86259301

她的声音使我想起了  
人们在谈论死去的人的样子，  
或者谈起很久以前爱过的人，  
可能现在仍然爱着，  
偷偷地。

LIGHT ON SNOW

LIGHT ON SNOW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 
LIGHT ON SNOW

By Anita Shreve

[美]安妮塔·伍瑞芙 著

吴丹 译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文艺出版社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 
LIGHTS ON SNOW  
Contents

CHAPTER 1 ..... 10

父亲工作间的窗外，仲冬的阳光洒落在银白色的雪地上。父亲站了起来，伸伸腰，问我：“在学校过得怎么样？”

CHAPTER 2 ..... 18

婴儿消失在厚重的自动门后面。

CHAPTER 3 ..... 32

沃伦开的是一辆红色的吉普，对于一个州警察来说，这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选择。大概是因为他做隐蔽工作的时候不多吧，或许在乡间道路上追捕罪犯他需要这样色彩醒目的车。

CHAPTER 4 ..... 40

刹车的痕迹有四十英尺长。大卡车在公路上推着大众小汽车就像清除路面的积雪一样。

CHAPTER 5 ..... 53

我们回到家以后，父亲就给吉布森医生打电话。我就在小书斋里闲待着，这样，我可以听到父亲在厨房里打电话的声音。

CHAPTER 6 ..... 62

那天夜里，雪又给冻住了，还刮着狂风。在冰雪的重压下大树枝折断的声音惊醒了我。树枝断裂的噼啪声响就像枪声一样——有的像是带了消音器的，有的就像放烟火一样刺耳。这些声音拂晓时就把我惊醒了，我就在卧室的窗边等着天明。空地外的树林里到处都是折断的树，断树的树枝弯到地面，就像遭受了一场飓风袭击似的。

CHAPTER 7 ..... 83

我父亲一时间给弄糊涂了。他想她可能是一个记者，找了个借口来采访他。

CHAPTER 8 ..... 96

回家的路途又长又让人紧张。有好几次父亲都差点找不到路。在积雪的路面上驾驶，我一次又一次地感觉到后车轮的摇摆、打滑。在路上，我们只看见几辆其他车子。看来很少人愿意在暴风雪的天气出来冒险。

有多少爱可以  
重来  
LIGHT ON SNOW  
Contents



有多少爱可以  
重来  
LIGHTS ON SNOW  
Contents

CHAPTER 9 ..... 108

我们离开纽约的那天，父亲把盒子、工具、箱子以及自行车、滑雪板和书等装上拖车，再用一块绿色的塑料防水布把所有的东西都盖上，将塑料布系好。

CHAPTER 10 ..... 118

在纽约的时候，我一年有两三次要去父亲的办公室。父亲的办公室在麦迪逊大街，帕特里克大教堂附近。父亲很喜欢这里，当他要搭乘火车时，他可以从这里一直跑到中央火车站去。这也是一个母亲喜欢的地方，因为这里是她“一日游”的中转站。

CHAPTER 11 ..... 129

三月的那一天，我们不经意间来到镇上的时候，那个戴围巾、穿皮靴的房地产经纪人领我们看了三所房子。

CHAPTER 12 ..... 136

在克拉拉一岁生日的那天早上，父亲把我带到地下室。我们把彩色气球一个个地接到储气罐上，给它们充满氦气。父亲吸入了一些氦气，说话时声音听起来就像唐老鸭一样。我们把气球拿上楼去，放开它们。这些气球飘到空中，三五成群地贴在各个房间的天花板上。

CHAPTER 13 ..... 146

克拉拉出生的那天傍晚，父亲来到我的卧室门口，告诉我说我得到塔拉那里去过夜。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家里被什么事打乱了，比方说钥匙丢了，或小狗小猫在地毯上受了伤而引起了骚动。我可不想卷入这些琐碎的不幸事件中去。克拉拉的出生提前了三周，父母很意外地经历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分娩的痛苦。

CHAPTER 14 ..... 156

我走过树林，知道父亲会等着夏洛特。我不想被告知要去自己的房间。我要愿意，自己就去了，爬上床，用被子盖住头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我会很快睡着，一觉醒来一切都忘记了。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 
LISHE ON SNOW  
Contents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 
LISHI ON SNOW  
Contents

CHAPTER 15 ..... 173

夜里我醒了一次——我听到有什么响动——但因为铲雪、带夏洛特去树林里走了一趟，弄得我疲惫不堪，马上又睡了过去。然而，只隔了一会儿，我又醒了，是被厨房里传来的声音惊醒的。我不想听到那些声音，我还想回到梦乡里去。但那声音让我睁开了眼睛。是人说话的声音？

CHAPTER 16 ..... 188

生下来六天后，克拉拉开始咳嗽发烧。母亲带她去看了儿科医师。医生开了抗生素给她服，还让她洗凉水澡，弄得我的妹妹号啕大哭。

CHAPTER 17 ..... 202

在车祸发生的那天早上，我把去塔拉家借住要用的东西都装在一个蓝色的尼龙背包里。我还有一个三角洲航空公司赠送的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一把折叠牙刷、一小管牙膏、一把梳子、一双袜子和一个眼罩。尽管那个秋天我已经去她家过了几次夜，但这个袋子我还没用过。那晚，我决定奢侈一回，带上它。

CHAPTER 18 ..... 211

要拐上南去康科德的高速公路，父亲和我必须开车经过谢泼尔德小镇。

CHAPTER 19 ..... 224

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从康科德穿城而过。我再没有必要提醒父亲注意信号灯了。他在里米店前面停下了车，说他要照祖母开的单子买几件东西。每年祖母都要提前告诉我父亲，她准备圣诞晚宴时需要些什么配料。她一到就一头扎进厨房里。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 
LISHI ON SNOW  
Contents

父亲工作间的窗外，仲冬的阳光洒落在银白色的雪地上。父亲站了起来，伸伸腰，问我：“在学校过得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”我说。

他放下打磨机，伸手去取挂钩上的皮夹克。我的手在桌面上乱摸。桌面满是锯木的细末，但细末下面却十分光滑。

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我准备好了！”我说。

我和父亲离开了他在库房里的工作间，走到了雪地里。啊，阳光下冷清的风扑面而来。空气干燥得仿佛僵硬，就连呼吸的时候，鼻子也觉得疼。我们系紧鞋带，雪地鞋重重地踏在冰雪地面上，发出“扑哧”的响声。树皮变成了铁锈色，太阳在树后留下一道道紫色的阴影。

我们避开松树的枝丫，迅速地移动，树枝上的雪花不时洒落在脖颈上。父亲说：“我感觉就像是一只一天末了的时候被放出来遛遛的狗，好极了！”

寂静的树林总是让人觉得有什么意外的东西，就像安静下来观看演出的观众一样。在一派安详的寂静后面，我能听到枯叶的

沙沙声，树枝的噼啪声，冰雪下小溪的流水声。树林外传来89号公路上卡车的轰隆声，飞向黎巴嫩<sup>①</sup>的飞机发出的嗡嗡声。我们沿着一条熟悉的小径走去，这条路通向离山顶不远处的一道石头围墙。这道墙是方形的，有三面，围墙里面曾经是一位农场主的房屋。住宅和谷仓都不在了，只剩下残破的地基。父亲有时会坐在围墙上抽一支烟。

在这个十二月中旬的下午，我十二岁（可是我现在已经三十岁了）。那时我根本不知道青春期就要来临，也不知道那是一个十来岁女孩的固执。总想在每天放学后，和父亲在树林里走一走。散步似乎已经成了我和父亲的习惯。父亲埋头工作的时间长了，我知道他需要出去走一走，散散心。

这张桌子做好后，父亲会把它放到前面的房间里，和另外一些他已经做好的家具在一起。两年做十四件家具，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成绩，但这是他自己看书自学做成的。在书里学不到的，他就会去请教五金店里一位叫做斯威策的人。父亲做的家具虽然简陋，但他觉得挺好。家具的线条很好，漆得也不错。然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工作让他很忙、很专心，和他以前所做过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。

一根树枝突然折断，挂伤了我的面颊。太阳落下山了，天黑以前我们大概还有二十分钟。回去的路都是下坡路，很好走，用不了十分钟。我们还有时间去那围墙。

突然，我听到了哭声，我想那是一只猫。我停在一棵松树的篷盖下，又听到一声有节奏的、大声地哭叫声。

“爸爸！”我叫了一声。

我朝着声音的方向迈了一步，但就像它突然开始一样，它又突然停止了。在我身后，雪重重地落在地面上。

“是猫。”我父亲说。

①黎巴嫩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一城市。

我们开始爬陡峭的山路。双脚变得沉重。我们到达山顶时，如果时间允许，父亲就会坐在石头围墙上辨认灯光，看是否可以认出哪一点灯光是我家的——那透过树林的一点点黄色的灯光。“就在那里，”他指着山下对我说，“你能看见吗？”

父亲以前是做案头工作的，现在他的体重变轻了。他的牛仔裤的大腿处已经破旧了，被锯末染上了铁锈色。他最多隔天才刮一次脸。他的皮夹克是浅褐色的，上面油迹斑斑。他自己给自己剪头发。他那蓝色的眼睛总是那么蓝。

我跟着他的足迹，我再也不会跟不上他了，我为此而自豪。他扬起手臂，扔给我一颗维特糖，我在空中接住了它。我脱下棒球手套夹在手臂下，开始剥开糖纸。这时，我听到远处有关车门的声响。

我们听着引擎运转的声音，它似乎是从山坡东北边汽车旅馆的那个方向传过来的。那汽车旅馆的入口在镇的另一头，不在通到我们家的路上。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开车经过那里。但我还是知道它的存在。有时候在我们徒步行走的途中，我会透过树林看见它——一栋矮矮的、鹅卵石砌成的房子。每当滑雪季节，那里的生意都相当好。

突然，我又听到了哭声，一种令人心碎的、带着恳求的、渐渐变弱的哭声。

“嘿！”我父亲叫了一声。

他开始向声音发出的方向狂奔。每跑几步他就停一停，让哭声指给他方向。我跟着跑，天色越来越暗。他从衣袋里拿出一把手电筒，拆开。

“爸爸！”我叫了一声，心里一阵发慌。

手电发出的光束随着他的跑动在雪地里晃动。父亲开始用手电筒在前后左右扫射。月亮从地平线上升起，我们的寻找路途

多了一个伴儿。

“有人吗？”他大声喊。

我们在斜坡下移动。手电筒的光芒闪烁，父亲来回摇晃它，想要重新接好电池。突然，电筒从父亲的戴着手套的手中滑落，掉到了树旁软软的雪坑中，照出了一个奇异的锥形。他弯下腰拾起手电筒，就在他起身的时候，光透过树，落在了一块蓝色格子花呢上。

“喂！”他喊了一声。树林一片寂静。

父亲来回用手电筒照着。我想我们似乎应该转身回家。晚上待在树林里是很危险的，很容易迷路。但父亲打着电筒不停寻找，似乎在他找到那块蓝色格子花呢之前要来回穿梭二十遍。

雪地里有一只睡袋，法兰绒的开口处有一角是往外翻的。

“你呆在这里。”父亲说。

我看着我的父亲穿着雪地鞋向前奔跑，就像有时候人在梦里那样，总是跑不快。他探出身去，保持着平衡，将手伸向睡袋。拿着那格子花呢法兰绒睡袋后，他把它打开。我听到他发出一声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。他在雪地里跪了下来。

“爸爸！”我边向他跑去边叫喊。

我双臂胡乱甩动，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父亲身边时，他没有叫我离开，我低下头，往睡袋里看——

一张小脸凝视着我。眼睛大大的，尽管脸上有许多褶皱。尖尖的黑发和分娩时的一些东西粘在一起。婴儿被包在一张带着血的毛巾里，嘴唇发青。

父亲把自己的脸颊靠近那小小的嘴。我很清楚，我不能够发出任何声音。

父亲迅速地收起冰冷的睡袋，把那只睡袋抱紧，站起来。但那布料粗劣、光滑，他不能够把它好好地抱紧。



我伸出手臂去接那婴儿。

父亲再一次在雪地里跪下。他放下睡袋，拉开自己皮夹克的拉链，扯开他的法兰绒衬衣，衣扣也随之崩落。他打开包着婴儿的带血的毛巾。我后来知道那个六寸长的东西是婴儿的脐带。父亲把婴儿靠近他的肌肤，一只手掌端着头部。我一看就知道婴儿是一个女孩。

父亲蹒跚地走着。他用法兰绒衬衣和皮夹克裹着婴儿，并用双臂紧紧压着。他不断地变换姿势，想挡住冬天的寒气。

“尼基！”父亲叫我。我望着他。

“如果你需要就抓住我的夹克，”他说，“但别太落后，不要超过一两英尺。”我拽着他皮夹克的衣角，“把头低下，看着我脚下的路。”

我们随着烟的味道前进。有时候我们能闻到烟味，有时候又不行。我只能看见树的轮廓，看不清树枝。

“坚持，坚持住！”父亲说。但我不知道他是对我说呢，还是对怀里的婴儿说。

我们半滑半跑地到了山下。我双腿僵硬。父亲在把睡袋留在雪地里的時候也丢了手电筒，现在也没有时间再回去找了。我们穿过树林的时候，树枝刮破了我的脸。我的头发和脖子都被融化的雪水浸湿了，在前额结成了冰。我的恐惧在增加：我们迷路了！啊，我们如果不能够及时地把婴儿送出去，她会在父亲的怀里死去！不会，不会的！我对自己说。我们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的。就算找不到我家的房屋，我们最后也会到达我们必须去的高速公路。

我看见父亲工作间里的灯光了。“爸爸，你看！”我说。

最后几百码的路程似乎是我一生中所走过的最长的路程。我打开门，并为父亲将门支住。我们穿着雪地鞋就进了谷仓。我们